

单位一楼的报箱旁,专辟了一个角落,放快递。这个角落,成了很多同事最常光顾的地方。

在一堆快递中,找到自己的快递,不是一个容易活。尤其是周一或长假之后的第一天,快递往往堆得跟小山一样。快递的包裹似乎长得都差不多,不是灰

找自己

孙道荣

色的塑料包装,就是土黄色的纸盒子。区别也是有的,名字在快递单上,可惜不显眼。一路上颠簸到此,被扔来扔去,快递单和名字,很可能都磨损了,模糊了,增加了不少寻找的难度。

只得一件件翻。很少有人能只翻几件,就找到自己的快递。更多的情况是,你拿起一件,是张三的;再拿起一件,是李四的,找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名字。大概率是,直到将所有的快递都翻了一遍了,才从某个角落的一堆快递中,找到自己的那件,蜷缩着,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。有时候,你正找着自己的快递,忽然张三也来找快递了,忙喜颠颠地跟他说,我刚看到你的快递了。没错,确实刚刚翻到了张三的快递,好像还不止一件。张三喜笑颜开,我的快递在哪儿?回头帮他找。这件不是,那件也不是,奇怪了,明明刚刚看到他的快递了啊,却怎么也找不着了。

我们在找自己的快递时,看到的,似乎总是别人的。换句话说,别人的快递,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了。这不奇怪。设若有50件快递,其中有一件是你的,你每翻开一件快递,是你名字的可能性,只有百分之二。而你随便拿起一件,是别人名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八。于是,我们会觉得,看到的都是别人的。而一旦你回头去找刚刚看到过的张三的快递,张三也成了那个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二。

我们是一,别人是众,在众之中,找到任何一个特定的“一”,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但也有例外。有个同事,就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快递。他有什么秘诀吗?似乎是有的。他说,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。他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,喜欢写文章,经常投稿,文章发表了,样刊寄来了,他打开目录,飞快地扫视,很快就能从众多的名字中,一眼找到自己的名字。有人好奇地跟他比试过,新拿到一本杂志,打开,同时找他的名字,还真比他更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很普通,跟我们的名字一样,丝毫没有特别之处,但对他来说,他的名字是闪亮的,散发着耀眼光芒的。因为,与他名字对应的,是他的文章,他的作品,他的孩子。自己的孩子,能不能闪闪发亮呢?

说到孩子,我想到了另一个场景。学校门口,刚放学孩子,从校园里蜂拥而出。站在门口来接孩子的家长们,个个踮着脚,伸长脖子,找自己的孩子。奇妙的一幕发生了,大多数的家长,总是能从着装看起来没啥区别的孩子中,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子。道理是一样的,孩子在自己父母的眼中,都是独一无二的,闪闪发光的。反过来也一样,大多数孩子,也总能从众多的家长中,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,爷爷或奶奶。是因为,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,使我们散发出独有的光芒。

刚刚收到一条短信,说我又有快递,送到单位了。看来,下周一,我又不得不在一堆快递中,艰难地找寻自己的了。就像每一个周末,经过两天的短暂休整后,我都打起精神,努力地寻找并面对,新的一周及新的自己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今天,是我的恩师吴孟超院士的百年诞辰纪念日。

提到吴孟超院士,家喻户晓。他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、全军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十大新闻人物之一,被中央军委授予“模范医学专家”荣誉称号。他离世时,习总书记专门为他送了花圈。

2018年,吴老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,但是依然战斗在手术一线,每当他缓缓地走进手术室,移步来到手术台前,洗完手,站上手术台时,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,立即变得精神抖擞,两眼奕奕发光,平时还有点颤抖的双手,当拿起手术刀时,立刻变得稳定而有力,在手术台上,他像一个英勇的战士,遇到困难的时候,沉着冷静、动作迅速。他那双像“鹰爪”一样的手能够迅速精准地制胜,把肿瘤拿下。

每次跟他一起做手术,我虽然表面上平静,但紧张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。看到吴老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、舞蹈般的手术动作时,我们一下子被带进了无往而不胜的境界,当初的那种紧张感荡然无存。我们配合默契,从头

儿子为我配置了个“星卫士”,是块智能腕表,帮助监测组装我的关键部件是否认真工作,有否异常。这是儿子的一片孝心。我其实并不喜欢这个玩意儿,好不容易去除了手表,又给腕上套个东西,老觉得不自在。

这个“星卫士”确实挺卖力,二十四小时监护着我皮囊里面的所有东西,角角落落,它是怎么巡视的?通过神经,走血管,还是什么光什么电什么波,不得而知。反正是个功能性很强的东西,要花费千元以上才能得到的人体数据,在此随时就可查看。万一出什么意外,不省人事,还会报警。

不过,这个家伙时常大惊小怪,一次心率115,立马振动不止,红字警示,紧跟着“星卫士”监测中心,我儿子、我妻子都收到警报,都来询问。我在爬楼梯,或许刚跟人大声说了会儿话,啥事没有。

具备了其自然、自觉、兴趣的属性,根本无需别人代劳。由此,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劳动场景,无不如此。

从学龄前得为父亲去杂货店零拷老酒,到小学三四年级,在晒台里搭花台,种花草,整个过程,除了得到指令的劳动之外,都是凭着自己的童趣而为,没有人来代劳,家长也没空来指导。当劳动过程出现失误时,顺

关爱,从不代劳着手

丁汀

其自然的纠错也会出现,但不是代劳。譬如,有一次零拷老酒时不慎打碎了瓶子,吃了父亲几记“毛栗子”,却记住了酒的珍贵,也受到了购物的启蒙;再譬如,晒台搭建花台,买来苗木种下后,每天猴急地观察、浇水,直到浇死了花苗,才懂得了适当浇水的道理……所以,孩童劳动,只有在没有具体指导的情况下,才能学到相关的植物知识,才能在生活去发现美的乐趣。

体会劳动的价值也是孩童的重要动力。记得有一次,在弄堂小伙伴“赚点零用钱”的诱惑下,每人悄悄地带上一把剪刀,去菜场卖螺蛳的摊边替顾客剪螺蛳屁股,剪一斤3分钱,直到手指剪出了血泡,右手套上

到尾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。当碰到高难度手术时,我忐忑不安,心惊胆战,可吴老却像一个战士冲锋在前,无所畏惧,这背后,就是他扎实的基本功、良好的心理素质 and 身经百战的历练。

1997年10月的一天,吴老在门诊接待了一位从福建来的病人。从CT片上看,他的肿瘤很大,正常肝组织被肿瘤挤压得很小,术中肿瘤看似在中肝,其实做的是右肝。吴老神奇地把他这个特大肿瘤切掉了,病人术后恢复良好。直到七年后,病人肿瘤复发,在左内叶又长出一个直径近9厘米的肿瘤。当时我就觉得完了,这下肯定没救了,于是赶紧给他做了介入治疗。一个月后他又找到吴老,吴老看后说可以再手术。我非常震惊,心想:“这还能手术啊?”最后吴老把他的肿瘤又切掉了,只剩下一个左外叶,像个灯笼一样挂在肝蒂上,此后病人又活了很多年。在这个病人身上,我再一次看到了吴老那种身怀绝技、不服输、不放弃、一切为了病人、勇于担当的精湛的医术和高尚医德。

瞎紧张的情况不是很多,让我补充水分及时喝水、说我坐久了必须起来走走、说我心率不太正常保持深呼吸的提示一天到晚不知要多少次,真是唠叨!自打戴了“星卫士”,自信的我老处在不安心的状态中,好像处处有问题,时时会抛锚。若不是儿子请来的卫士,早甩一边去。

大暑那天,妻子让我嚼虫草,每天两根,说岁数大了,该补补。大暑第二天,“星卫士”表扬我“昨晚深睡眠7小时”。这是相当不错的觉。过去睡成怎样好坏不知,现在竟然精确到分。而且由此印证,虫草的确能让人睡得又舒又坦,梦都不做。

星卫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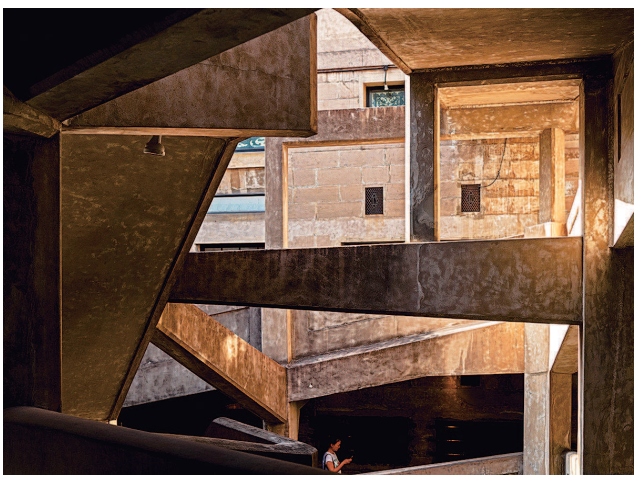
卫士来了有半年多了,基本不离身。有几次临时充电,空着手腕出门,半路才想起,觉得很对不起卫士。我想,这要是个人,回去必须安抚一番。

纱手套都觉得疼才作罢;四五年级时,用毛边纸画了一幅国画习作“井冈山”,被邻居阿婆要去挂了墙。没过几天,阿婆送来一碗南瓜面疙瘩作为酬谢。就此知道了劳动还可以创造“经济”价值的启蒙。

通过劳动,接触现实社会中的工人和农民,则是青春在走向社会前的必要过程,可知人间烟火。1971年,中学“毕业”前一年,我们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工学农劳动,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脑力加体力的全身心劳动。学工半年,跟魏师傅学开捷克进口的“620型”车床,最后的成绩是独立操作运用车、钳、钻技能做了一把铁柄榔头;半年学农去川沙乡下,学会了翻地、锄草、种菜、摇船等农活,最大的收获是分配到农场后,没将麦苗当韭菜,还赢得了贫下中农师傅陆家妈妈的好感。

回首青少年时期的劳动经历,常常为眼下年轻人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而莫名焦虑:如果将这种“岁月静好”的幸福感有意无意地传承给下一代,一旦风云有变,他们还会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么?

为此,随着学生劳动教育的铺开,真心希望我们的“隔代亲”老一辈、年轻的父母们放开手脚,真正的关爱就从“不代劳”、享受一回“不作为”着手,好吗?



老场坊印象 (摄影) 叶立

吴老还有一次手术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。当时吴老在北京开会,病人到宾馆找到他。了解情况后,吴老就把病人带回上海。因为肿瘤大,又侵犯下腔血管,术中鲜血充斥着手术视野,所有人都惊慌失措,如果不能及时止血,非常危险。吴老却镇定自若,在一片血色中,不知用了什么神奇的办法,找到血管并把出血处给缝好,让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。

吴老不仅国内知名度高,在国外也颇有名气。我记得有个病人在国内著名的大医院看完



我们捧起了2022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全国总冠军的奖杯!

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意气风发的时刻。在纽伦堡模拟法庭败给世界一流强队之后,我日夜苦读,终于一朝扬眉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去年今日,备战纽伦堡模拟法庭,这一切开始的地方。当时,我作为队里最年轻的庭辩员参赛,但我还是一个英语阅读能力都堪忧的菜鸟。我天天坐在红楼图书馆阅读英文文献,要打好国际刑法基础。图书馆有一整面墙都是国际刑法的著作,有的很破旧,比如韦勒的《国际刑法学原理》,书页都被摸得软了。我每每徘徊在书墙下,常为前人的功绩而叹服。起初,我信心满满地抱了八本放在桌旁,但只阅读了十页就困得睁不开眼睛。阅读速度和记录是我跨不过去的坎,但经过半年的磨练,我看英文论文、案例已无障碍。

文书阶段我并没有被委以重任,只是整理证据方面的资料。由于种种原因,我们直到截止日期前一周才动笔。其间,一位学长竟然在截稿前三天突然玩失踪,领队情急之下组织“救火”,四个人熬了一夜,我翘了一天课,才补充缺漏的部分,于凌晨六点了稿。后来我们才知他在准备考研复试。

四月底出了文书回合的成绩,我们位列前三十二名晋级庭辩回合。虽然五月份有零星的训练,但真正投入备赛的时间在六月末,而七月初就要比赛了。我刚考完八门期末考,另一位辩方的学姐实习直到比赛前一周,仅有领队学姐一人自六月初投入备赛。漫长的空窗期也是比赛失利的原因之一。

领队学姐是检方唯一的出场队员,也是顶梁柱。她极强的检索能力,强大的逻辑思维,面对大赛的镇静都令我刮目相看。她的对手是英国队,文书成绩高居前三位。尽管面对法官的提问十分冷静,但在对方出色的语言能力面前,她还是略逊一筹。比赛前两天我才有机会进行了模赛,晚上实在看不进资料急得直哭,每晚都梦到各种各样的法官向我提问,早晨醒来都会腿软。比赛时,我不时感到心脏跳到了嗓子眼,法官的“致命提问”打乱了我的节奏,我思考的速度跟不上我越来越快的语速,后来我甚至都因急于回答问题而脱离了原有的思路,对方把我的论点全部驳完,我的反驳因缺少训练,十分无力……这场比赛至今回想起来都像一场噩梦。

输掉比赛的那天晚上,我自责不已,坐在地上哭了很久,恩师对我说:“恭喜,你输了!”我醍醐灌顶,决心重新开始。七天后,我远赴新加坡学习,两个月后,我又一次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校队,从头开始学习国际法,每天保持五小时以上的高强度阅读。在国内庭辩赛前,我校已经封控了两周,我们顶住种种压力,天天模辩,喝了无数杯胖大海,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

失败未打倒我,反而让我明白,会输才能赢,化作心中的热情之火熊熊燃烧。也许夺冠只是锦上添花,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成为冠军的品质。

以后,去了他们介绍的美 这种技术、这种学习精 国霍普金斯医院。霍普 神,传给下一代,带给更 金斯的医生却让病人去 多的年轻人。所以我积 上海找吴老,所以病人就 极竞聘,担任了特需二科 来到了上海。 主任。我们在吴老的带 领下,大胆创新,带领年 轻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复杂的难度手术。我们 开展了下肢静脉曲张的 切除手术,不仅取得了医 疗成效,还获得了军队医 疗成果二等奖;同时我 们还编写成书籍,把新 技术、新业务宣讲授给 医疗系统的专业人员……

这些年跟着吴老,我 长了见识、学了本领。 恩师百年之际,我要对 他由衷地说一声:谢谢 您!

会输才能赢

陶陶

失败未打倒我,反而让我明白,会输才能赢,化作心中的热情之火熊熊燃烧。也许夺冠只是锦上添花,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成为冠军的品质。

七夕会

眼下,学生劳动的话题正式重归生活,深感来得及时必要。早在今年5月上旬,国家教育部就提前颁布了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》的“新标准”:9月起,中小学生在独立的劳动课,并规定了具体的做法和达标要求。从低年级的择菜、洗碗、扫地起步,随着年级的递升,有了炒菜做饭、简单修家电、种菜养鸡等劳动内容,直到高年级的木工、纺织等职业技艺的体验都有覆盖。这个举措,无疑是一项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远见之举。同时,也折射出当下学生“物质过度丰裕,四体普遍不勤,学业压力山大”的客观弊端。

其实,学校开设不定期的劳动课早已有之,但却时有所闻“隔代亲”的代劳故事,年轻父母以“亲子名义”的代劳作秀、晒圈之举,畸变了孩子通过劳动所产生的自发、自觉意识的本意。

有个故事颇具普遍性:某校将花籽发给小学生,要求学生自己动手种在家里的花盆,然后观察、记录它的发芽、成长过程。本来是一个让学生认知的过程,却由于家长或长辈的代劳而变了味。结果是,长辈、家长们比孩子起劲,不仅强行代劳,还拍照、晒圈作“亲子秀”,整个过程,孩子却成了看客。其实,孩童参加劳动的原始动力,本就

养育